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駱丞集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駱丞集卷四

唐 駱賓王 撰

明 顏文選 註

序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益州見張司

馬啓梁益註

夫以五岳棲真直眇清溪之上六爻興道寂寞滄海之道
濱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縕價兼濟之道

未弘

五岳樓真尚平事見對策文岱岳遊魂註清溪見江南贈之間篇六文與道二句指孔子演易觀滄海之橫流

長史公玄牝凝神虛舟應物得喪雙遣巢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乘展輿之餘暇俯沈犀以開筵曲浦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茅亭興洽如歸山簡之池

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註谷養也神五藏之神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五氣從鼻

歸五藏出入於口又曰谷者虛也言人之神自虛中
而出故不死玄遠而無挹者北虛而不實者也嵇康
養生論可謂知疑神之道也註疑聚也莊子山木篇
方丹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
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巢由見上廉使
啟箕顓註許史許延壽史高皆宣帝外戚見梁明府
啟金許註及帝京篇平臺註展與猶言展驥見高四
篇常璩華陽國志曰蜀都蒲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
曰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下石犀所潛泉也水經
註李冰置石犀五于石牛門其二沈于水漪風行水
成文也詩河水清且漣漪註解作兮任常隱居漢陽
太守龐參往候之常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
置戶屏前抱孫伏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薤欲
吾擊強宗也抱孫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山簡山濤

之子鎮襄陽每出戲遊醉飲名佳園池有童兒歌曰
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井州兒
葛強簡愛將井州人也高陽池因其佳句醉而名之
也在襄陽府城南八里后漢習郁嘗穿此池依范蠡
養魚法中築釣臺臨歿謂其子曰必葬我近池謂之
習家池郁光武
侍中封襄陽侯

加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州渚肅而兼葭變風露凝而
荷芰踈忘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四子講
德已頌美於中和而五際陳詩未形言於大雅爰命虛
謏題其序云升側山頽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

池水助人盍各賦詩共貽樂事云耳

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註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今言兼葭變則秋深矣荷芰本楚詞用之見思立上人林泉詩漢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四子曰文學曰虛儀夫子曰浮游先生曰陳邨子註樂音洛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故從而宣布之也五際見閨情詩序諉小也禮學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未足以動眾註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眾人詩側弁之俄屢舞傒傒言戴弁傾側醉者之狀也山頽見紫雲觀贈道士詩論語觚不觚註或曰木簡此指觚為木簡也故今謂紙曰觚染翰言

書墨也池水用張芝硯池
事見上兗州啟翰池註

冒雨尋菊序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
鴈在天叙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
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
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行閱飄麈
挹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

白帝秋帝也春青夏赤中央黃秋白冬玄謂之五帝
黃金菊之色也勝友勝己之友家語孔子曰吾死之

後則賜也日損商也日益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商也
悅勝己者處解塵脫去塵事也月令季秋之月鴻鴈
來賓鞠有黃花註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后至者為
賓如先登者為主入從之以登者為客也鞠色不一
專言黃者秋令在一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為貴故菊亦
以黃為正也芝蘭滿室見寄東臺詳政學士諸蘭室
註陶潛愛菊親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潛亦無
所辭郭林宗行遇雨中折一角人競效之作林宗巾
薺麥也詩我行其野芄芃其麥麥秋種故可閏也
琴臺見鄭安陽入蜀詩流水見江南贈之問篇

字中蚪蚪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
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
座接雞談下木葉於中池厨烹野鴈隊白花於濕桂落

紫蒂於踈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
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慙叔夜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為古文象如蚪
蚪謂之蚪斗書周宣王史籀變古文為篆是謂籀文
篆者傳也傳其物理也或曰籀文與篆異甄豐定六
書二曰奇字是也秦焚詩書李斯變籀文為小篆是
名玉箸亦曰秦篆然贊皇山石刻乃小篆則小篆古
有之獄吏程邈字元岑得罪繫雲陽猶覃思益小篆
方圓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為御史以奏
事煩多用之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上谷羽人王
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
字為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之以其文簡畧赴急疾
之用甚喜遣召之徵不至大怒制檻車送之化大鳥
飛去或曰王次仲後漢人漢元帝黃門令史史游作

急就章草謂之草書然水經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柳
上有八分書蓋周時也則八分周已有之事物原始
云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杜伯度崔
瑗崔寔已稱工矣后漢潁川劉德升造行書今之連
真帶草是也此古今通行之字體也篆法又有繆書
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纏綿之象有倒薤
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之陂植薤而食清風
時至見葉交偃象為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
佚所作寫赤雀丹鳥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
懸針書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
篇目取貫穿經旨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創取草木
阿那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
帝飾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作之用以題宮門殿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
門郎衛巨山所作又云兼善虫書或云虫書即虫鳥
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

有虫篆如孫臏斬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虫書以揭之
今人傳寫虫蟻之狀殆其遺法耶王羲之草書人稱
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學海見太常伯啟秋水
澄清珠簾映之若濤之曳露然衡山縣東江邊有錦
石數片云是區星移錦所化又廣東肇慶府有錦石
山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至此賈默禱曰我若
說佗稱臣當以錦裹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募人植花
卉以代錦后人因立廟祀之封泥沉在泥中也印龜
用孔愉事見兗州崔長史啟蘭英蘭之華英如蘭室
之意宋處宗刺兗州愛長鳴雖甚至棲籠置窗間雞
遂作人語與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由此
工夫大進莊子山木篇莊子出於山舍故人家故人
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
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

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桂花白見員
半千書寒花註又梁庾肩吾尋周宏讓詩梨紅大谷
晚桂白小山秋陳陰鏗送始興王詩紛紜連山暗濕
溪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木葉驚霜則紫
色故曰紫帶或曰藤藤菜也子色紫金谷在河南府
城西十三里地有金水自太白源南流經此谷一名
梓澤晉石崇因川阜造園館其中奢靡不可勝言自
作詩序曰余以元康之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
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
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
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
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珣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往
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
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又住令鼓吹送奏
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
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詩人官號姓名年紀又

寫詩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后因趙王倫嬖人
孫秀求其妾綠珠不與秀誣崇為亂籍其家金谷傍
有清源臺即綠珠墜死處綠珠事見代郭氏答盧照
隣詩季倫石崇字心迹見晚憩田家詩玉山見紫雲
觀詩類顏註
叔夜嵇康字

晦日楚國寺宴序

夫天地交通忘筌蹄者蓋寡人間行樂共烟霞者幾何
羣賢抱古人之清風翫新年之淑景情均物我緇衣將
素履同歸迹混汚隆廊廟與江湖齊致

易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筌蹄見贈高四篇揚惲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煙霞隱居之趣也詩緇衣之宜兮敝予
又改為兮註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易履之初九
曰素履往無咎註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
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無咎矣本義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
如是則往而無咎汚隆禮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
而汚見竇六
郎宅宴詩序

于時春生城闕氣改川原聞遷鶯之后時行欣官侶見
游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以慧日低輪下禪枝而返照
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光忘懷在真俗之中得性出形
骸之外雖交非習靜多慙谷口之談醉可逃諠自得山

陽之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詩挑兮闌兮在城闕兮遷鶯見思元上人詩機心見
高四篇慧日禪枝見和王記室遊陟山寺及四月八
日題七級詩金剛經曰若能返照迴光皆得見性成
佛妙法蓮華經云佛法如彼人云遍覆三千大國土
凝蓋本雲蓋言之也見春雲處處生詩佛家有定性
之論言如水之定乃見真性四皓隱於谷口漢鄭朴
字子真談於谷口號鄭谷口與四皓相繼王鳳聘之
不屈向秀經嵇康舊廬感而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
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
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
歷窮巷之室廬書
詩言志歌永言

錢宋三之豐城序

豐城晉縣名本漢豫章郡南昌縣地三國吳分置富城縣晉移治豐水西改豐城縣隋初廢尋復置改曰廣豐屬洪州仁壽初復曰豐城后廢唐初復置五代梁改吳皋唐復改豐城宋仍舊元陞為富州今復為豐城縣屬南昌府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與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

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別而已矣天漢謂之天津五星所渡猶津然此指帝都之水言之也抑亦指建康為六朝所都遂以為帝里與建康城西北九里有雞籠山宋文帝改名龍山以黑龍常見於元武湖此山

臨湖上今名後湖湖中有洲洲上為庫以貯天下圖籍黑龍之水必指此也又淮南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則黑龍之水指河言之槐衢猶云槐路巴陵古地名周以前為三苗地春秋時為麇國羅國地戰國屬楚秦為長沙郡地漢因之吳為重鎮晉分置建昌郡尋復省入長沙郡劉宋分巴陵縣立巴陵郡屬湘州南齊置巴陵縣梁改為郡兼置巴州隋初郡廢改州曰岳大業初改羅州尋復巴陵郡唐初復為岳州天寶初復為巴陵郡乾元初復為岳州宋初隸荆南北路宣和初為岳陽軍節度紹興初改純州改軍曰華容后復舊元置岳州路今為府屬湖廣道以巴陵縣附郭楚詞江水湛湛兮上有楓故曰楓江白馬水名江陵縣有白馬洲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洲曲水縣西南經孫山下離騷經朝吾將濟於白水是也或曰指吳門恐此去蘇州遠耳蘇武詩我有一樽

酒將以贈遠人齊虞義送友人詩共盈一樽酒對之
愁日暮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
嘗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
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
徒問曰先生與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后會何
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
子高曰始謂二子丈夫耳今乃婦人也人豈鹿豕也
而常群聚乎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於是吳王穆然悅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註頤口兩旁也

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夢似驚搖落之
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沾衣望吳會
之郊斷風飄蓋

晚吹秋風也吹桐葉有聲曰吟桐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搖落見贈之問篇青山行暮見上文樽酒註又王粲詩方舟適大江日暮愁我心姑蘇見贈之問篇夕露見宿山莊詩又陶淵明歸田居詩道狹草衣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吳會見白雲抱幽石詩

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背楚小子之路行遙盍各賦詩式昭離緒

岐路見紫雲觀贈道士篇玉斗二句見螢火賦劍影埋豐註大阿劍名見軍中行路難篇金陵見宿山莊

詩

初春邪嶺送益府叅軍序

益府大都督府也詳見上
齊州張司馬啟梁益註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掌清
樽是他鄉之盃酒況復圭峯南望切登高之情渭水北
流動臨川之歎

圭峰在終南山南望見北眺春陵詩題註登高二句
見秋日送陸文林篇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
山西北谷東流經盤屋興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
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于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影未解三川晨風輕孫楚之情岐路下楊朱之淚雖載言載笑賞風月於離前一詠一吟寄心期於別后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南宋大明五年正月雪大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主悅輕冰凍未釋也三川見贈盧照隣篇孫楚晉人字子荆祖資父宏嘗貽孫皓書勸其早降又荅王濟枕流漱石之語孫綽其孫也楚嘗有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披秋草詳見秋日送陳文林註楊朱事見紫雲觀贈道士詩序

秋日餞魏錄事使西州序

西州有二漢光武建武元年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此一西州也詳見幽縈書情篇漢陽註唐貞觀中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此唐西州也詳見泊蒲類註此云使西州必高昌耳

魏錄事務切皇華指輪臺而鳳舉群公等情敦素賞臨別館而鳧分促樽酒而邀懽望山川而起恨

黃華見上康使啟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犁國楚詞鳳凰高飛而遠舉兮鳧分見紫雲觀篇塞北鳧註

于時露團龍濕雲斂鴈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踈而

蘭皋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愴分溝對零雨之飄風倍傷
岐路五日之趣未淹蘭藉之娛二星之輝行照慈河之
境

楚詞皋蘭被徑兮斯露漸陸機詩清露被皋蘭凝霜
沾野草皋見贈之問篇飄風岐路俱見上篇詩五日
為期六日不瞻註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瞻
過期而不見也又張敞為京兆被劾掾吏絮舜曰五
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竟論舜殺之蘭藉見送
陳文林篇二星見遠使海曲詩慈河西州地名

清颺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鳴咽行歌不駐遽
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四字四韻

四篇

清颺朗月猶言清風明月令人思元度也事見望月
有所思篇隴水秦川見久戍邊城有懷京邑詩易乘
馬班如註班布不進之貌嘶馬鳴也贈言見高四篇
子建與楊修書公幹振藻於海隅用詩魚在藻字飛
魚見郭贊府啟又西安府鄠縣南山澇谷出飛魚其
狀如鮒食之可以已痔嘉靖末德州一日暮起大風
雨魚百里有至二兩者皆鮒鯽也曾聞
養魚者云鯉魚能飛盡空其池者有之

贈季八騎曹詩序

騎曹官名散騎
常侍官屬也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別

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遽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
樂無時

百齡見帝京篇交頤
見錢宋三之豐城序

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
室之中水樹含香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
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滎波東注霸岸南登綠
蟻傾而高宴終金馬絡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
於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情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

言

征行驂馬也。敵離亭句。見同崔駙馬晚初登樓註。蘭室見東臺詳政學士詩。楓江見錢宋三序。榮波見晚渡黃河詩。霸岸南登見崔駙馬登樓詩。西向註綠蟻見陳文林詩。浮蟻註華滋見酬思元上人林泉詩。

揚州看競渡序

禹貢揚州在今江西省城漢武揚州治在今南京。三國揚州治合肥。元魏揚州在今壽州。唐武德初置揚州都督皆在南京。皆非今揚州也。此揚州即今之揚州。古為揚州之域。漢景帝置江都國。武帝更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為郡。三國初屬魏。后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馬。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郡。而廣陵之鎮尚在淮陰。今淮安府也。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

因之北齊改東廣州陳復為南兖州后周改吳
州隋始改為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
煬帝於此為宇文化及所弒唐初復為南兖州
改邗州尋復為揚州罷金陵大都督府置大都
督節度於此徐敬業起兵討武氏即此揚州也
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為揚州仍置大都
督節度五代楊吳都此改江都府南唐以江揚
省入廣陵謂之東都宋復省廣陵入江都屬淮
南東路建炎初升帥府治州城東南隅元至元
中改治北關建大都督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
尋改揚州路屬河南行省今為揚州府孔氏六
帖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字衆從才競渡俗以
為始於楚人吊屈原然漢
時已有棹歌恐自古有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泛蘭棹初遊鼓吹咽

江山綺羅蔽雲日
嬋娟舞袖向綠水
以頻低飄颻歌聲
聽清風而更遠是
以曾波笑臉艷出
浦之輕蓮映渚蛾
眉麗穿波之半月
靚粧舊飾此日增
奇絃管相催茲辰
特妙能使洛川迴
雪猶賦陳思巫嶺
行雲專稱宋玉凡
諸同好請各賦詩

眺視也楚詞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言欲乘桂舟以
迎神取香潔之意也蘭棹見泊河曲篇黃帝命岐伯
作鼓吹鏡角靈輶神鉦註鼓吹以驚衆鏡以止鼓角
以立號聲以當雷霆鉦以擬電聲皆軍中樂也崔豹
古今注漢有黃門鼓吹一名樓車古今樂錄曰鼓吹
有龍頭大柶中鼓獨楬小鼓皆有品秩天子以賜臣

下及軍旅用之綺羅旌旗也楚辭雌蜺嬈嬈以增繞
兮註嬈嬈輕麗也章華賦形嬈嬈以暉綏兮若流風
之靡草枚乘兔園賦磨陀長髻嬈嬈數顧阮籍詠懷
詩路端嬈嬈子常恐日月傾謝靈運會吟行肆呈窈
窕容路曜嬈嬈子飄颻飛揚之意楚詞埃光眇視目
曾波些註曾重也文選舞賦目流睇而橫波山谷騁
山溪詞眉黛欽秋波註斜視如水波之橫流也臉笑
如蓮眉曲如月故兩喻之詩螭首蛾眉註蛾蠶城也
其眉細而長曲上林賦靚粧刻飾使嫫嫫約註靚粧
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蜀都賦都人士女袿服
靚粧顏延年曲水詩序靚粧藻野袿服縈川洛川迴
雪見咏美人在天津橋詩巫嶺行雲見代贈李榮詩

秋日與郡公宴序

昔挂瓢隱舜蹈箕山而不歸解組逃齊泛滄波而長往

咸用潛心物外擯影邱中豈若擬迹小山陶心大隱叶
仲長之怡性偶潘岳之棲閑

挂瓢見送尹大赴京篇箕山見上廉使啟燕將守聊
城或譖之燕王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
下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將見書泣
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因取之歸言齊王欲爵魯
仲連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
輕世肆志焉邱中見梁大官詩小山見早發淮口詩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云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伯
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
做僕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
就著論欲以隱居怡性后舉尚書郎叅丞相府軍事
論說古今發憤著書名曰昌言友人繆襲稱其文
足繼西京年四十一卒潘岳棲閑見贈高四篇

羣公或道合忘筌契金蘭而貴舊或情深傾蓋披玉葉
以文新于時玉女司秋金烏返照烟含碧篠結虛影於
麟枝風起青蘋動波文於異態庭榴剖實擊虛彩以成
珠岸石澄瀾泛清漪而散錦

忘筌金蘭玉葉俱見高四篇傾蓋見遊兗部遇孔君
篇霜神謂之玉女亦名青女金烏日也淮南子日中
有三足鳥一名鷦鷯見上兗州崔長史啟虛影當作
稀下文有虛彩字麟枝當作麟青蘋見贈李榮篇

既而誓敦交道俱忘白首之情歟爾連襟共挹青田之
酒不有雅什何以臆情共引文江同開筆海

白首見螢火賦烏孫國有青田挑核大如升以水漬之成酒味甚甜美飲盡更注水隨成酒名青田酒

雜著

姚州道破逆賊諾波浪楊虔等露布

姚州禹貢梁州界漢武開西南夷此為益州郡
舊唐葉榆縣境東海分屬永昌郡蜀漢分葉榆
屬雲南郡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分置漢州宋
齊梁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麟德初於
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洱河蠻
開元末蒙舍詔皮羅閣併蒙雋詔越析詔浪穹
詔遣朕詔施浪詔五詔合一號南詔治大和城
至閣羅鳳號大蒙國又至異牟尋再徙羊苴咩
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后鄭買賜趙善政
楊于真互篡至五代更號大理國元憲宗收附

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間改大理路今為大理府隸雲南道

露布人多用之不知其始春秋佐期曰文露沈武露布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遲重者人尚文文心雕龍曰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索隱曰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板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於漆竿名為露布后漢桓帝時地數震李章緣起乃謂曹洪伐馬超曹操作露布非也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

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靖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救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

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號尚書漢因之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尚書各一人后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后漢五曹六人其三公曹二人或說六曹分客曹為一人也并一令一僕為八座晉魏以五曹尚書三僕一令為八座隋始有六部上下四方謂之六合乘乾見對策文二道齊桓公霸諸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左思魏都賦魏土者畢昂之所

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梁邱遲與陳伯之書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也塗山萬國見疇昔篇塗山執玉註吳伐越際會稽得骨節專車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骨節專車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一戎本書武成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易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誠吉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無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就日見高四篇易繫辭下傳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本義睽乖然后威以服之管子曰蚩尤變廬山之金而為五兵司馬法曰弓矢圍

投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吾邱壽
王曰臣聞古者作五兵漢書註矛戟弓劍戈周禮註
矛戟劍盾弓太白經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
蚩尤鑠金為兵割草為甲始制五兵世本與呂氏春
秋皆言蚩尤以金作五兵蓋兵始炎帝而金亦自尤
始也勝殘本論語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焚
拯溺也湯見張網者四面祝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
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
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
至矣及禽獸老子偃武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
器不得已
而用之

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嫵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玄功不
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為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

清中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
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冑之域襲冠帶以來王
奇肱儋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

黃帝齋七日至翠嬌之川魚沝流而上汎白圖蘭葉
朱文以授帝與天老舒視之名曰錄圖翰墨全書曰
黃帝時夢見兩龍授圖乃齊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
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受之即河圖也班孟堅東
都賦聖王握乾符闢坤珍被皇圖稽帝文又曰膺錄
受圖皆本於此天上紫微垣帝星所居也吳都賦憲
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玄功見靈泉頌列子天
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始者形之始
也凝神見並州李長史宅宴序列子黃帝篇黃帝間
居大廷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

於華胥之國華胥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
距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
已黃帝既寤召天老子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思
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思睡所夢若此今知
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
告若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東方之夷有九
種環海十洲見春夜多懷詩漢武帝於建昌宮北治
大池曰太液言津潤所及廣也班固西都賦控引淮
湖與海通波列子湯問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
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
飲大澤未至暍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
數千里馬史記阻之以鄧林註今湖廣襄州南鳳林
山是古鄧侯之國在楚之地是又一鄧林也甘泉宮
名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一百三十里甘泉山上
本秦林光宮漢武帝增廣之又名雲陽宮內有行宮

壽宮迎風館鵲觀樹木蔭覆交影言所被之廣也
平子西京賦嘉卉灌叢蔚若鄧林王元長曲水詩序
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語本呂氏春秋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淮
南子註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足迹北向夏德之盛二
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役至南海經防風防
風氏之二臣以塗山之戮怒禹射之有迅雷風雨二
龍升去二臣恐以必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拔其爪
療以不死草遂為穿胃氏詩昔有成湯自彼氐羗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註世見曰王奇肱夷之長臂
者儋耳夷之大耳揚浮異物志南方夷生則鏤其頰
皮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雞腸繫繫下垂至肩后漢
書言以物失耳隊之下垂其耳儋然王者耳皆下肩
庶人至肩而已漢平南越置儋耳郡治宜倫縣元始
中省入珠崖郡隋初廢之尋後置改南寧軍元因之
今為儋州以宜倫縣省入屬瓊州府奉正朔行中國

歷也請吏請置官以治之也司馬相如
傳邛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

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眉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
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王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社
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
敢亂我天常化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携七部以稽誅
搔亂邊疆寇攘州郡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東南接交趾西北接
吐蕃五代號曰長和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一曰
蒙嵩詔二曰越析詔三曰浪穹詔四曰道賧詔五曰
施浪詔六曰蒙舍詔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蒙儉

和舍其作反者一人姓名也此時只一詔耳開元中南詔皮羅閣浸疆大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合而為一元宗許之賜名歸義於是兵威脇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大和城永不為邊患夷語山陂陀曰和后因解于仲通致反喪師二十萬夜郎之先得男長有武才遂雄夷狄以竹為姓哀牢之先有婦人名沙臺捕魚水中觸沈木有孕生子十人后沈木化為龍沙臺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驚走一子不去背龍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黥推以為王后牢山下有夫婦復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取為妻后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易井卦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本義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

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程傳以三應上六
汲汲上進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
終軍云解辨髮削左衽陸賈使南越尉陀黠結箕倨
見之註黠當作推結髻高如椎也左傳晉叔向欲娶
夏姬之女為妻叔向之母止之平公強使娶之生伯
石叔向之母往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
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其后助
亂祁盈滅羊舌氏梟惡烏食母獍惡獸食父左傳于
虢之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
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
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
誕也註云鄭子皙殺伯
有背命放誕將為國患

是用三門授律長馳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

地去月二十日軍次三肅崑崙鎮前后捕得生口知守捉山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

唐太宗謂李靖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其意太公言有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才窮其術謀言兵共二百三十七篇此所謂三門無戰言不戰自服也五月渡瀘不毛南中俱見軍中行路難篇

崗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挿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

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

大荒谷名炎洲見春夜多懷篇十洲註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此言林高挿月以林為假道之標幟耳蜀都賦義和假道於峻坂陽鳥迴翼於高標註陽鳥日中三足鳥也拔起也詩柞棫拔矣註挺拔而上西都賦其陽則崇山隱天陽鳥二句見鸞昔篇然據謝莊月賦及蜀都賦似當作陽鳥

賊踞臨代之形負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蜩起蜂飛驅雜種以挺穴封狐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

臨代見贈高四篇此言山之高也漢田肯賀漢高帝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形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註建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

譬其向下之勢易也風雨言其勢之盛蛸蜂言其人之衆也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蛸毛而起蛸今刺蛸也南人謂之豪猪毛如刺晉書贊慕容氏青山從構玄塞分疆蠡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蛸起怙險鷙張假竊神器馮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又雜種字見首章霜露所均註挺與延字同引長之意封狐雄虺俱見軍中行路難篇沈黎古笮都國地漢武定西南夷以其地為沈黎郡東漢因之晉末為李雄所據宋齊並為沈黎郡后周兼置黎州隋初改登州后省之唐置南登州天寶初改洪源郡乾元初復為黎州五代時前后蜀相繼有其地宋屬成都府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今改黎州安撫司隸

四川道

代古國名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置代國東漢末廢后魏於此置靈邱縣后周兼置蔚州隋郡廢州存大

業初州廢唐復置蔚州至德初改安邊郡后復為州
遼置忠順軍金為蔚州元至元初省為靈仙縣屬松
州尋復為州屬宣德府
今因之改屬大同府

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底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
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
曉之以存亡信重蠻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
白馬之盟而地接冉駝詞屢殫於喻蜀俗通盤瓠聲不
輟於吠堯

秦昭襄王時有白虎常從羣虎害千餘人王募殺者
賞邑萬家金百鎰時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弩射殺

之王以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漢呂后議王諸呂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冉駹西夷國名漢武以其地置汶山郡宣帝時廢後復梁置繩州后周改汶州治汶山縣隋初改蜀州尋改會州后復為汶山郡唐初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中改茂州天寶初改通化郡乾元初復為茂州宋元仍舊治汶山縣今以汶山縣省入屬成都府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蜀畧通夜郎焚中徵發已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蒙等因為檄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后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大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其文云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

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莫不拔靡因朝
冉從馳定笮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至於蜀都云云高辛氏有老婦居土室得耳疾挑
之有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化為犬其文
五色因名槃瓠既而犬戎為亂帝曰有能討之者妻
以美女封三百戶於是槃瓠亡三月銜犬戎首來帝
難妻以女女以帝皇下令不可失信自請行犬負女
入南山石室中人不可到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
女自為配偶其後滋蔓遂為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
其種也槃瓠故地在今辰州盧溪縣一百八十里名
武山山有石室遙見一狗似犬槃瓠象也土俗不食
犬呂后殺韓信漢高還聞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乃
詔捕徹至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
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
唯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

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劉玄暉等銜枚遠襲卷
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
若出地中又遣某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
某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

詩東山篇勿士行枚註枚如箸有繡結項中以止語
也旆以白布為之繼旆者也從天落出地中俱見蕩
子從軍篇天上出將軍地中鳴戰鼓注法真隱處不
仕太守欲以功曹相屈法真曰若欲使之真將在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矣
太守懼然不敢復言

賊某等振蟪蛄之力拒輒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

某等並忠勤克著知畧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
提大阿之神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黨土崩舉刀而妖
徒瓦解雖危苦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析
骸之爨

韓詩外傳齊景公獵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
此何虫對曰螳螂也知進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勦敵
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又莊子
天地篇將闔蕒見季徹曰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
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
轍則必不勝任矣蚋蚊屬亦言人之多也大阿見軍
中行路難篇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積衰天下

土崩瓦解言秦國敗壞若土宇崩頽衆瓦解散也本
徐樂上書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
風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
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嚴其境內財足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其故何也先帝
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
此之謂瓦解土崩又見下篇詩苕之華其葉青青註
苕即今之凌霄花附於喬木之上華黃赤色雖榮不
久也梟首死者罪大斬而懸之以示衆如梟鳥之宿
而首倒懸也梁邱遲與陳伯之書曰部落攜離首豪
猾貳方當繫頸蠻貊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沸鼎
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楚圍宋華元夜登
子反之牀而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城下
之盟有以國敝而不能從也子反懼退三十里而與
之盟註骸骨也謂以骨為薪也

臣遣某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某等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某等摠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某等騰躍鐵歛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

天機猶言天衡與地軸皆陣名也見疇昔篇八陣註
天左旋故言左轉地陰道故言右迴木立虛海賦狀
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劉向說
苑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
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我楚邱曰吁將
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遂麋鹿而搏虎
豹乎吾已死矣何假老矣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
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秦王翦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又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出於等倫註范蠡兵法飛石十二斤謂以石為機法行之百步投之以手見多力也拔距謂距地向前超過物也左傳楚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註軍右扶轅為戰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者以茅為旌識慮有無伏兵中軍制權謀後以勁兵為殿婁敬說漢高曰夫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勝應紹曰拊摩也非是周武帝伐齊至河陰而還曰前出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今按拊擊也如拊石之拊不當以摩為說若與人鬪反摩之耶歟普潤反吹氣也班固西都賦欲野歎山穆天子傳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作詞曰皇之陀其馬歟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歟玉皇人壽穀高都護驄馬行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

踏鐵

臣率某等橫玉弩以高臨擬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影
密西郊赤莖揮鋒氣衝南斗飛塵埃而布地白日為之
晝昏積氛侵以稽天滄溟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
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
膏而為泉似變長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驚靈之
屍

子虛賦擬金鼓註擬撞也金鼓謂鉦也詩采芑篇鉦
人代鼓註鉦饒也鐳也封禪表擬金註直也則以直
撞為義史記南越王太后欲鉞嘉以矛吳王濞傳鉞
殺吳王與擬相同但以木撞曰擬以金撞曰鉞故從

金從未有義耳要之三字義皆同玄雲結陣本八陣圖中云陣字又兵法凡兵臨城有黑雲壓覆西郊見秋雲篇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叅連弓飛鳧電影自副註云電影夫名亦莖亦羽以銅為首張協七命揮鋒電滅衝南斗用豐城劍氣事天有南北斗南斗近牛北斗在微垣之旁戰則塵埃颺起故白日晝昏氛祲見螢火賦篇雲物註莊子大浸稽天言海水湧起至天也滄溟大海也李廣傳李陵敗謂其下各鳥獸散期至遮虜障相待魚驚亦言賊之敗而驚竄也莊子則陽篇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百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註軍走曰北木玄虛海賦或乃蹭蹬窮波陸死塩田巨鱗插雲鬚鬣刺天顱骨成獄流膏為淵長宏事見螢火賦三年成碧註杜宇古蜀王也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荆人鼈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見望帝因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

墮人遭洪水開明為鑒通流有大功望帝遂以其位禪焉后望帝死魂化而為鳥名杜鵑一名杜宇

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一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命三軍齊進四面合圍

高春見傷祝阿王

明府序連石註

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行之陣揚麾誓衆杖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

飛騰舉鵬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若夏景
之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穽

魚爛見前章又見下篇晉桓溫伐蜀經孔明八陣曰
此常山蛇勢也即九軍陣法謂之九軍者并其中言
之也下文言九攻亦即此書牧誓篇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蓋以旄麾召軍衆而
誓之也后遂以旗為麾耳節見軍中行路難註兵以
鼓進故曰一鼓左傳魯隱公會齊鄭伐許潁考叔取
鄭伯之旗螫弧以先登註謂率先鄭兵以登城也臨
戰懸重賞以購死士曰芳餌如以香餌取魚也易師
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魏武分劉淵父豹所統之衆為前後左右中五部
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分居太原后為五胡亂華之首
漢高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史記註韋昭曰
河南河東河內阮籍詩蘇子挾三河沈註河南河北
河東秦之三川唐詩云天子三河募少年恐本漢高
語揚升菴乃云黃河折支河隍中河未詳孰是又三
河字見叙寄員半千詩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惟
莒即墨未下圍之二年即墨見上廉使啟楊惲報孫
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昆
明見帝京篇史記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註叱咤
發怒聲鵬力見螢火賦國語秦文犀之渠越勾踐曰
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二十人南越志平定縣巨海有
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角可為帶皮可為
甲吳都賦家有鶴膝户有犀渠鮑明遠詩解佩襲犀
渠卷裘奉盧弓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
攜赴校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
甲犀渠皆是雲臺之狀賈勇見上吏部裴侍郎書擢
木落葉也詩七月篇十月隕箝鶴鳴篇爰有樹檀其

下維

禕

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浪楊虔柳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鋌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

左傳鄭子家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敵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註音所休蔭之處喻鄭既滅亡當不擇所從之國也鋌疾走貌言鹿避死疾走而趨於險禮記檀弓下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屬不獲二毛左傳宋襄公及楚戰于泓子魚請乘其未濟擊之公不可又請未陣擊之又不可及敗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重傷謂已傷而復傷之也班白即二毛之人也

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筇纔通竹杖之利
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禽
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略遐覃奉玄猷以
配天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闡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
至謹奉露布以聞

魏左思為思王記室作蜀都賦有云布有撞華麴有
批柳卽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

註徐廣曰枸蒟同音漢書唐蒙問蜀賈人曰獨蜀出
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音義曰枸似穀樹葉如桑用
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顏師古曰枸緣木而生非
樹也今蜀十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案
本草枸實似王瓜蔓生苗為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
白食之辛香下氣消穀即吳都賦所謂東風浮留通
志云蒟醬浮留似葦撥今嶺南取其皮合檳榔食之
按蒟醬諸說皆非即今之荖葉也云醬者或以蜜漬
之如蜜煎荖葉耳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言
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
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天子遂使使求之註邛
山名竹節高中實可作杖圖經序云山曰邛崃浸曰
邛水淵曰邛池毛曰邛竹即邛崃九折坂是也漢書
官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故云天子璽書謂
之紫泥丹雘見蕩子從軍篇蜀漢益州耆帥雍閭叛
諸葛亮征之由越嶲入斬其首孟獲素為夷漢所服

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敢復反矣哀牢之先已見前章其地於周為濮人後不經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乘輦船擊附塞夷鹿芎於是南風飄起水為逆流輦船沈波哀牢溺死數千人賢栗恐曰我曹今攻鹿芎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佐助之何其明也遂降光武封為君長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百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屬永昌郡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唐時地屬南詔今為金齒指揮使司故地在司東二十里本名安樂夷語訛為哀牢其山絕頂有一石如人坐懷中有二穴名天井土人於春首視水盈涸以別豐凶至者見水溢以為吉兆左右穴相通取水互涸又山下有石鼻二水出焉一溫一涼號玉泉又名玉泉山闡地見前章

握圖註握乾符闡坤珍註握持也乾符亦伏符也闡開也坤珍洛書也

又破設蒙儉露布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行而厚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爲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災水積炎蒸山涵毒霧

日月五星謂之七緯漢書天文志星張三河分野翼軫荊州分野今言張翼即在周楚之交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蠻八蠻之外乃有八紘東北曰荒土東曰桑野東南曰衆安南方曰反戶西南曰炎土西

曰沃野西北曰沙所北曰委羽炎洲見上篇建木見
浮查篇大秦西域國名一名犁鞞在海西亦云海西
國其王簡賢者有災異輒廢立其王亦見黜不怨人
民皆長大平正類中國故謂大秦後漢書西羌傳西
羌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
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馬杜佑通典交趾南方
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兩指相交本古南
交之地秦屬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有武帝平南越置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兼置交趾刺史治羸樓東漢郡
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劉宋又增置宋
平郡而徙交州治龍編梁陳於交州置都督府隋初
郡廢改都督府為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
安南都護府大歷間復曰安南五代梁時土豪曲承
美專有其地後為劉隱所并後楊延藝紹洪相繼為
交趾節度使既而管內大亂推丁部為州帥子璉繼
立宋平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弟濬嗣立其將黎

桓篡之李公蘊復篡黎氏陳日昫復篡李氏皆臣服中國封交趾郡王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後歸附封安南國王國朝洪武初陳日燿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傳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位永樂間遣將俘季犛父子求陳氏後立之不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又建交趾布政使司及都按三司於交州府洪熙初寇尊黎利攻劫郡邑復命將討之宣德初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曰暹者王其國後利篡暹自立遣貢謝罪因而與之嘉靖間復叛征之至今朝貢一統志云馬援征交趾平之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廬州府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截交趾滅日南郡西有屠夷國援亦植二銅柱表漢界留十餘戶至隋三百餘戶皆以馬為姓蜀都賦陪以白狼夷歌成章註白狼夷在漢西帶連帶也季膺益州記邛都有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赤蛇戴角在床間姥憐飴之後長丈餘殺令駿馬令忿責姥出蛇云在

床下令掘地無所見遂殺姥蛇乃感人以靈嗔言令
何殺我母當報讐此後每聞夜有雷若風四十許日
百姓咸驚語相見忽皆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
時皆陷土人謂之陷河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漁人
每遇風浪必依止宿水淺時輒得舊木水清猶見
城郭樓櫓炎蒸毒霧見與博昌父老書下澤註

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為中國之患年
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逾扇故三
年疲衆徒聞定笮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

竹浮木化俱見前篇浮竹沈木註一統志九隆山在
今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南七里又名九坡嶺沙河源
出於此諸葛孔明嘗斷其山脉文選序自姬漢以來
駉馬邈矣時更七代數逾千祀漢西部都尉廣漢鄭

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咸慕皆獻土珍頌德美
天子嘉之以為永昌太守孟獲見前篇笮西南夷國
名山海經複引一索飛垣牋閭其名曰笮人懸半空
度彼絕壑後漢武以其地置沈黎郡地沿革與定笮
字俱見上篇沈黎及喻蜀
註渡瀘見軍中行路難篇

然則大人格物上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剛柔而
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
濟時用干戈而靜亂伏惟皇帝陛下祥撫戴玉拓地
軸以登皇道契書繩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戶纂靈
瑞於丹陵綠錯升壇荐禎圖於翠渚垂衣裳以朝萬

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宣
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羣生于太和登品物於

仁壽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歷於河際之巖地軸見贈高
四篇東都賦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觀明堂
立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上古未有文
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太昊伏羲氏始造書契以
代之天絃即所謂八絃也踐帝見對策文漢武內傳
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之曲曰大象雖云摩
我把天地戶披雲致靈雨倏忽適下土古樂府有玄
雲曲本此也易坤靈圖曰堯母萌之玄雲入戶蛟龍
守門鄭元註謂慶都天皇之女天帝以玄雲覆衛堯
生於丹陵有黃雲之祥少昊母嫫祖感大星如虹下

臨華渚而生漢文帝欲築靈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遂止註露臺臺上無屋
者舊言承露者非明堂王者所居四時各有其室孟
春季春居青陽左個右個仲春居青陽太廟孟夏季
夏居明堂左個右個仲夏居明堂太廟中央居太廟
太室孟秋季秋居總章左個右個中秋居總章太廟
孟冬季冬居玄堂左個右個仲夏居玄堂太廟合而
言之則曰明堂也漢制覆以青茅環以璧水天官書
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
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註引春秋說
題辭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索隱曰洪範五行
傳云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宋均云
房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西都賦其宮室
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大紫
之圓方張平子西京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許慎五
經異義曰明堂之陽三里之外一里之內上圓下方

八牖四間
布政之宮

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圓祥麟樂班文於仙卉女牀鳴
鳳韻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方異色鄧林萬里纔疏
苑囿之基曾城九重未出池隍之域六合照臨之地候
月歸琛大壚覆載之間占風納賁

四神五老俱見封禪表黃帝時麒麟遊於園封禪書
般般之獸樂我君圓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眈眈睦睦
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踪天瑞之徵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
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註般與班同卉草也平子西京賦鳴女牀之鸞鳥舞

丹穴之鳳凰山海經曰文林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色文名曰鸞見即天下太平註女牀山在華陰西
六百里顧凱之鳳賦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張
協七命采奇律於歸昌韓詩外傳集鳴歸昌註鳳鳴
節節鳳鳴足足晨鳴發明晝鳴上朔夕鳴歸昌昏鳴
固常夜鳴保長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比平堯柳
又帝梧字見上梁明府啟書禹貢篇九州攸同四隩
既宅註隩隈也涯內近水為隩猶言四海之內荒史
炎帝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氏
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也三辰增輝五風異色鄧林
見上篇曾城字出楚辭淮南子曰曾城九重其高萬
一千里上有木禾長五丈五尺珠樹玉樹不死樹沙
棠瑯玕絳樹皆在焉在崑崙之上有水曰池無水曰
隍此二句皆言絕遠之地盡入疆域也張平子東京
賦孟春元日羣后傍房時惟帝臣獻琛執贄云候月
者候孟春之月也大鑪見李少常啟漢武時月支國

遣使入貢曰去臣國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
十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知中國有好道之
君故搜奇蘊而進貢魏都賦襁負賁贄重譯貢篚顏
延年赭白馬賦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賁註賁

與賁
同

蠢茲蠻貊敢亂天常橫赤燄以䟽疆背朱提而設險山
林萬仞巖邑十尋望秦阜以相傾峻陵失四塞之阻對
梁山而錯峙劍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遐方中外足
以迷聲教憑深負固江山可以逃靈誅不知玉弩垂芒
涵水無九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

赤標見送陸道士篇橫謂當夏時也如云橫秋耳疏
開也一統志云朱提未詳處所唯四川叙州城西五
十二里有朱提山古志云朱提郡堂狼山多毒草夏
月飛鳥過之不能去未審是此地否朱音銖提音匙
即漢犍為郡也其山出銀漢諸葛亮書云漢嘉金朱
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
飲醖其銀得朱提皆叙州朱提也左傳鄭武姜愛共
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段請制莊
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它邑唯命註巖險之邑也
秦地多高山故云秦阜峭陵見北眺春陵詩禹貢治
梁及岐註梁山呂梁山也此非是詩韓奕篇奕奕梁
山左傳梁山崩將召伯宗而問之恐指此梁山也然
梁山亦非實指借言之耳四塞見帝京篇秦塞註劍
門見軍中行路難詩書旅獒篇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借以言山之高也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
之野殺九嬰於涿水之上書大禹謨篇帝乃誕敷文

德舞千羽千兩階七旬有苗格洞庭即古三苗地也
蔡氏書傳曰三苗國在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今
湖廣溪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苗姓豈其遺種
與洞庭湖見在江南贈宋之問篇陳琳檄吳粔部曲
文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殊不知
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鑾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
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

臣等謬以散材忝專分閫自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
絳節臨邊通夜郎而解辦雲開雋穴旆轉邛川峻岐折
坂之危盡忘襟帶滇池漏江之固曾莫藩籬

散材見浮查篇漢馮唐對文帝曰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閻義與闌同馮唐傳作闌門中櫟俗言門限也白招
見送陳文林篇赤標註絳節見軍中行路難篇夜郎
之先見前篇其地漢屬牂牁郡唐屬玆州牂牁郡本
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珍州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
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城尚有古碑字已漫滅邱遲
與陳伯之書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梛
矢東來夜郎渙池解牂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本
漢終軍解牂髮削左衽之語註夷俗牂髮今解之從
中國之俗也越雋本西南夷邛都國地武帝置越雋
郡領邛都等縣晉宋因之北齊謂之獫狁郡後周置嚴
州隋初改西寧州後復為雋州大業初復越雋郡唐
初復雋州又改越雋郡至德初沒吐蕃貞元中收復
太和中又為蒙詔所據元初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
宣慰司以統之今改行都司隸四川邛川見前篇折
坂見軍中行路難篇滇池見前篇昆明註漏江一作
潞江源出壅望經安撫司之北兩岸陡絕瘴厲甚毒

夏秋不可行蒙氏
封為四瀆之一

惟逆賊蒙儉等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方命旅拒偷
生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於擇音

狼心見前篇豺狼有性註漢書食貨志又募天下囚
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服虔曰猪性觸突人故取以
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陸梁見上
崔長史啟書堯典篇方命圯族註逆命不行也王氏
曰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旅衆也
陳也言陳衆以拒也禹同上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
出見漢宣帝使王褒求之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
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溪曲谷非
神之御歸來歸來漢德無疆慶萃唐虞德配三皇又
封禪書列異傳陳倉得異物以獻秦繆公不知其名

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
曰彼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逐之化為雞繆公
大獵果獲其雌為主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
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
夫人祠今陳倉縣東有石雞在山上葉縣屬南陽禁
君即雄雞之神故時與寶夫人合改旦恐當作戒旦
陳琳武庫車賦啟明戒旦長庚告昏趙景真與嵇茂
齊書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神鹿本楚詞漢書云南
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王逸云天撰十
二神鹿八足兩頭擇音見前篇鋌險註

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仗順先德後刑加聖澤
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薰解愠仰雲闕以翔魂東
徙變音扣轅門而頓顙而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

虺鋌災逾肆九頭之暴

唐人謂天子為大帝如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是以高宗為大帝也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中孚易卦名云聖澤者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君子以議獄緩死也左傳晉厲公使呂相絕秦曰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註造成也南薰解慍見上太常伯啟薰風註說苑皋將東徙或問之曰何故皋曰人惡吾之聲曰子能更鳴乎曰不能曰不能更鳴雖東徙人猶將惡子之聲項羽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滕行而前註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禮天官設舍曰設宴車

轅門祝禽

事見上篇

乃鳩集餘衆蟻結堯徒儋耳椎髻之渠千里霧合鑿齒
雕題之孽一呼雲屯凌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
巒切漢若登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以某
月某日連營布陣踞險揚兵東西三十里馬步二十萬
聚蚊蚋而成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為群氣稽宇宙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儋耳
椎髻俱見上篇淮南子堯之時窳窳封稀鑿齒皆為
民害長楊賦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服虔曰鑿
齒長五尺似鑿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

也或曰南方夷俗許婚則擊一齒與為信又文獻通考烏武僚地多瘴毒中者不能飲藥故自鑿齒言鑿齒指夷類也禮王制篇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註雕刻其額以丹青涅之張平子西京賦長風激於別騰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崖濯靈芝於朱柯註菌芝屬抱朴子曰芝有石菌生於石上者又衡山有一峯名石围下有石室中嘗聞諷誦聲柳州興寧縣亦山名石围或疑围與菌同恐非漢武悼夫人賦有山椒字見冬日野望詩藏寶見高四篇孕寶符註又雲南永平縣有地寶藏山又中庸寶藏興馬皆指山也封泥見北眺春陵詩漢中山靖王曰衆响漂山聚蚊成雷

臣遣某等擁拔山超海之雄當其步陣遣某等驅躍景騰雲之騎承其馬軍遣某等領勁卒一千絕其飛走之

路遣某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某等負霜
戈而直進指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禽戰士挾雷公
之怒伏屍百萬蠻夷識天子之威

拔山字本項羽歌力拔山兮氣盖世超海本孟子始
皇七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景四追電五飛翾六銅
雀七晨鳧霜戈猶言霜刃言其色也吳都賦剛簇潤
霜刃染蕭淵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
役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
渠皆是雲臺之仗雲陣見蕩子從軍賦軍法獲者不
服則殺而獻其左耳謂之馘七擒見前篇楚詞遠
遊篇右雷公而為衛伏屍百萬見前篇逐北註

於是三畧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遺大樹之功後

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五丁氣擁玄雲
精貫白日暗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林壑飛騰列旗幟
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
刃接兵交洞胷達腋自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於層
峯更切守陴之哭積員顱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封

三畧上畧中畧下畧今見武經蓋太公遺書也孫武
子以兵法見吳王王使宮人試之三令五申宮人笑
斬隊長辛臣莊賈以徇先登見上篇大樹見蕩子從
軍賦後拒以兵拒後也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
曲梁魏絳戮其僕註亂行陣之次於曲梁之地也史
記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註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亡秦韋昭謂三戶
楚大姓昭屈景也集覽謂三戶地名南公識興廢之
故知秦亡必於三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
秦遂亡但於雖字文勢不順豈南公亦指其地不欲
顯名故為疑似之語耶五丁見鄭安陽入蜀詩玄雲
見上篇潘岳誄馬敦精貫白日猛烈秋霜貫白日用
白虹貫日事見螢火賦長虹東指暮虹也詩蝦蟇在
東註虹隨日所映朝西暮東大火見螢火賦子虛賦
洞胷達腋絕乎心繫土崩魚爛俱見前篇又陳琳檄
吳將部曲文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又為曹洪與魏文
書馬肯土崩魚爛哉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卜行成
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
哭楚子退師陴城上卑墻也杜預註作陴睨非是言
兵奔走喘息高山如登城而哭也顯頭腦骨也楚敗
晉師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明王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註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惟賊帥夸千未悟傾巢之兆敢懷距轍之心獨率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為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溟由是變色

距轍見前篇螳怒註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四溟四海也

副總管李大志忠惟殉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制敵而神機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

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塞旗而兇黨山崩

九死見瑕邱韋明府啟
投袂見螢火篇堂皇註

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
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
餘疋僵尸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洒途視丹徼以何
遠

史記衛青妙子霍去病年十八喜騎射為驃姚校尉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乘利猶赴利也深入字見軍中行路難渡瀘註左
傳吳從楚師及清將擊之夫蔡王曰困獸猶鬪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昔武落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亦如丹其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名務相姓巴氏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樊氏譚氏柏氏鄭氏廩君鍾離山之主也務相與四姓爭為神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獨務相劍懸又以土為船浮者以為廩君於是務相浮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陽有神女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神女暮輒來宿旦即化為羣虫蔽日天地晦冥廩君因射殺之天乃開明既殺神女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嘆曰我從新穴出今又入此奈何峯即崩三文餘階階相乘廩君登之上平石方一丈長五尺投筭計筭皆著石因立城居之晉李特據蜀是其裔也廩君土浮處在今荊州府長陽縣清江水杜宇見前篇鼈靈註晉書苻堅敗晉兵追之僵尸蔽野赤坂亦蜀中地名丹徼見蕩子從軍賦

言赤言丹以尸
血形容之也

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弘
以再生之路惟蒙儉脫身鉅險負命窮山顧巢穴而靡
依逃晷漏而何幾

左傳楚成王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
楚子問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釋其縛
受其璧焚其櫬禮而命之三國志鄧艾至成都後主
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降註面縛繫手於背面向
前也鉅險
見前篇

况妖徒革面徼外非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

瞻言梟首指日可期凡在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戀疑臨故國之墟安堵識家似入新豐之邑

易草之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言善人已從革而變若豹之彬蔚小人昏愚難遷雖未必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如舜於有苗象之類魏武侯與吳起浮江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詩桑柔篇瞻言百里註瞻言所視而言也梟首見前篇莊子盜跖篇孔子謂盜跖曰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葬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禮記檀

弓篇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狐死正邱首仁也註狐死其首向所生之邱不忘其
本也列子周穆王篇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返
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
容指社曰此燕國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
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隴其人哭
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給若此晉國耳其人
大慙及真見燕國之城社先人之廬塚悲心更微漢
高帝遷都關中太上皇憶豐邑不樂徙乃作新豐并
移扮榆舊社街巷棟宇一如舊制士女老幼各知其
室雖雞犬縱放亦識其家馬安堵安如堵墻也新豐
縣漢屬京兆尹後魏周隋徙治不一唐武后改慶山
縣神龍初復故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
曰昭應省新豐入馬宋大中祥符間始改臨潼以水
為名金元仍舊以櫟陽縣省入今因之改
屬西安府新豐故城在今臨潼東十五里

然後班師薩水振旅禺山建鴻勳於武功暢玄猷於文教庶荒陬襲中原之禮邊疆息外戶之虞華封祝堯兆皇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

書大禹謨篇班師振旅薩水禺山皆姚州地名華封祝堯見高四篇三章見疇昔篇

豈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亦有云曾何足紀斯並玄謨廣運廟畧遐覃一戎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之利詣藁街而獻旅

大帝成規聞杖杜之勞旋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
遣行軍司馬梁大辟奉露布以聞

前星見前篇明堂註史記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
青帝其後十四年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乃言夢見
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
秦繆公上天王母見贈高四篇白雲梁山曲註又洞
冥記漢武帝見西王母授帝圖籙以桃五枚與帝食
之一戎仗節揚麾俱見上篇孫子九變篇用兵有散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
圍地有死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高
陵勿向背止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
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絕地無留此用兵之法
也遼有所不由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
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可以用兵矣陳湯矯制

與甘延壽襲斬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正月傳首京
師縣首橐街正長安城南門內晉灼曰橐郎舊有蠻
夷郎若今四夷館詩扶
杜篇王者勞還役之詩

代李敬業討武氏檄

唐高宗崩中宗立武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廢中
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居別殿不得豫政事皆
決於武后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
惋會郴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
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
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
勝兵十餘萬不用光宅年號復稱嗣聖元年敬
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貌類故太子賢者置之
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武
后見之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后曰宰相之

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擊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塚斷棺初世勣本姓徐高祖賜姓李至是復其姓世勣敬業祖父也敬業不從魏思溫先取洛陽之策先攻潤州兵敗其將王那相斬之以降按徐世勣勸高宗立武后先受滅族之禍已死亦且不免斷棺之戮為臣不忠者可以鑒矣

檄尺書也一曰檄者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諸衆人之書也凡飛報事情之書行下皆曰檄顏師古註急就章云檄者激也以辭旨慷慨發動之意按綱目分註載敬業起兵假太子賢今據其檄辭嚴義正並無假借之事此舉雖本怨望失職寡謀取敗然人臣之義似當以此為正唐史因其無成故皆貶辭且武氏時語承襲用之觀者宜有所感

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庭之嬖

他本或作偽周按唐本紀中宗嗣聖元年二月武氏
廢中宗立豫王始決政事御紫宸殿視朝九月改元
光宅服色皆從金色立武氏七廟是月敬業遂起兵
改國號周乃在七年此時尚未稱周不當言偽周也
詩燕燕篇終溫且惠註惠順也漢成帝欲立飛燕為
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晉春秋晏子云有二
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戰國策駸馬養外廐美人充下
陳李斯諫秦王逐客書所以飾后宮充下陳班婕妤
自悼賦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註索隱云
下陳猶后列也楊升菴引詩胡逝我陳註陳堂途也

下陳猶下堂春宮見司刑太常伯啓按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高宗為太子入侍見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而泣高宗后王氏與蕭淑妃爭寵聞高宗悅武氏密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武氏上皆不納永徽六年冬十月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黷住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曾迂目聖情鑒悉每垂賞嘆遂以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王后淑妃皆囚別院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袂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
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塵

鄒陽上書諫吳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楚辭騷經衆女嫉余之蛾眉兮反騷篇知衆婦之嫉妬兮何必矚余之蛾眉註言屈原自舉其美如婦人自著其眉使衆憎疾之也又蛾眉見疇昔篇魏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見王必掩之美人從之王謂鄭褒曰美人掩鼻何也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剿之先時鄭褒愛美人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今夫人知寡人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其親忠臣所以事其君也鄭褒已知王以已為不妬遂行讒美人之計然掩袂當是發言時以袂掩口鄭褒事亦言其工於讒耳狐者妖媚之獸故謂婦人謂狐媚石勒曰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褱衣揄狄闕狄註云褱當為鞶即鞶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

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后服褱衣以從之
揄當為搖狄當為翟翟其色青也上二翟並刻繒
為堆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與屈
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繒為堆形不畫之故名闕狄或
無以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禮曲
禮篇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註聚共也牝鹿曰
麀上一句指殺王后淑妃
下二句指高宗烝父妾也

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
兄弑君鴆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
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在別宮賊之宗盟委以重
任

詩正月篇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註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蜴蜥也毒螫人至死豺狼見前露布武氏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舊註以寵僧懷義張昌宗易之兄弟然此皆敬業死後事武氏既立遂殺褚遂良長孫無忌柳奭韓瑗來濟皆以諫立已也武后為昭儀時生女王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既而帝至昭儀歡笑如常頃發被視之女已死矣昭儀問誰至此左右以后對帝怒曰后乃殺吾女廢后之意遂決武氏立生子宏廢太子忠而立之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氏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近旨蕭淑妃二女幽掖庭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后怒即日以配當上翊衛太子尋薨人以武后酖之也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調露元年命監國處事明審既

而宮中竊議以賢為武氏姊韓國夫人所生賢內自
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后所信密稱太子
不堪承繼英王拒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武氏
疑太子遂廢之立哲曹王明以賢黨武氏逼令自殺
廢中宗之年命邱神勣就賢貶所殺之於巴州又武
氏挾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厭禱宦者王伏勝發之
上密召上官儀議廢武氏武氏遽詣上自訴上曰上
官儀教我武氏遂使許敬宗誣儀伏勝與故太子忠
謀反俱殺之武氏父士彘娶李氏生男元慶元爽又
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賀蘭越石次武氏次適郭孝慎
士彘卒二子及士彘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
楊氏深銜之越石早卒武氏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
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等皆貴榮國曰頗憶前日
事乎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官籍揣分量
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
為榮也榮國不悅武氏乃上疏出惟良等刺遠州外

示謙抑實惡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流振州死韓國
及其女皆得幸於上女號魏國夫人武氏惡之會惟
良懷運至京師獻食密置毒醢中使魏國食之暴卒
乃歸罪於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王后淑妃
既囚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
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
置武氏聞之大怒遣人斷去王后淑妃手足投酒甕
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後數見王蕭出
為柴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弑君指王
后為小君鳩母指王后天下之母也鳩鳥名食蝮蛇
以其羽漉酒飲之殺人左傳楚欲襲鄭以娶公孫段
為名鄭子羽對伯州犁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老子無為
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王仲寶
作褚淵碑桂陽失圖窺寄神器愛子指中宗廢為廬
陵王幽之別所賊之宗盟二句如以王德真侍中劉

禕之武承嗣同三品

武承嗣元爽子也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
之將盡龍釐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
冢子奉先君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
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

霍光字子孟受漢武帝遺詔輔昭帝昭帝崩立昌邑
王昌邑王無道廢之立宣帝朱虛侯劉章漢齊王肥
之子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侍燕吕后令
為酒吏章請以軍法行酒為耕田歌曰深耕溉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吕一
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大驚后業已許其軍

法無以罪也及后崩諸呂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於是襄舉兵討諸呂九月章與平勃誅諸呂大臣迎文帝立之漢成帝立趙飛燕為后無子後宮有子者后盡殺之時有童謠曰燕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及成帝崩飛燕女弟昭儀自殺哀帝立尊趙后為皇太后司隸解光奏其殺皇孫罪免諸趙封侯者為庶人家屬徙遼西哀帝為太子頗得后力故不竟其事哀帝崩王莽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夏后之衰有龍二降於庭曰余褒之二君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藏其襃吉歷商周莫敢發至厲王末發之化為玄黿府有童女未齒遇之而孕當周宣王時生女褒之先時有童謠曰縶弧箕服實亡周國時有鬻是器者宣王使執之夜走遇前褒女哀其夜號收之逃於褒褒人褒姒有

獄入是女於幽王王遂宥之是為褒姒有寵所言皆從褒姒不好笑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故舉烽火皆遣兵來援乃無故舉烽火諸侯皆來褒姒大笑遂黜申后立褒姒廢太子宜臼立褒姒子伯服又信褒姒讒欲殺宜臼宜臼奔申求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王舉烽火諸侯不至申侯遂弑王驪山下周遂東遷史記殷亡後箕子過殷墟見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為近于婦人乃作歌曰麥秀漸漸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下泣不言微子然淮南王安傳又云微子過故國而悲必據此為言按微子紂庶兄見紂無道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封之于宋以奉湯祀微故城在潞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山東東昌府城東北十八里亦有微子城

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遂四海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
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
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
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斯制敵何敵不摧以斯攻
城何城不克

沈休文昭王碑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后氣蘊
風雲身負日月史記吳起在楚南平百越北却三晉
註百越非一種也猶言百蠻韋昭曰越有百邑故言
百越按史記楚威王破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
浙江北破齊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
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謂之百越后七

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后東越閩君皆其後也今浙江福建皆百越舊地三河見前露布鐵騎見蕩子從軍賦車輪中作樞旋轉者曰軸玉因其色也枚乘上吳王書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東暫立居什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吳都賦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環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註海陵漢郡名有吳太倉漢屬臨淮郡東漢省入東陽縣晉因之梁置海陵郡隋初郡罷以縣屬江都郡唐武德中改吳陵縣置吳州尋廢州縣復故名屬揚州五代楊吳置海陵制置院南唐陞泰州后地入於周宋初改為軍元置泰州路后為州屬揚州路今仍為州縣省屬揚州府江浦縣名列子隰朋諫齊桓公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左傳齊桓公謂屈完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宋書蕭道成

擊沈攸之符征西府曰顧盼則前後風生喑鳴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敵能堅宋世祖討宋邵徽云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此皆成語也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漢高有天下始剖符封功臣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云漢地者本此意也書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周至也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命之輔康王其書篇名顧命註臨死旋視曰顧謂回顧而發命也漢文帝受薳坐宣室召賈誼問鬼神之本

註宣室未央宮前室也晉穆羸以趙宣子迎公子雍抱太子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桑之若何宣子乃立靈公張釋之奏盜高廟玉環者當桑市文帝欲族之釋之曰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如其法乎註坏手掬之也音步侯反不忍斥言毀撤山陵故以取土為喻未乾葬未久也六尺之孤指中宗六尺謂幼君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註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也按唐史唐高宗弘道元年癸未十二月帝崩中宗嗣聖元年甲申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九月太后改元垂拱則坏土誠未乾也

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或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

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鍾繇為曹操使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公能歸之曹公必德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送往事居見程將軍篇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註勤勞王事以兵納之也大君或作大臣非是左傳曰無廢王命是也指山河即帶礪之意岐路見紫雲觀篇后至見前露布

應詰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

陵釣磯馬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群魚戲歷如水

行耳

金畏火小暑后火氣太盛庚遇之為始伏再庚為中
伏三庚為三伏過三伏則為立秋而暑退矣七里灘
在今嚴州府北四十里未至灘二十五里為七里瀧
兩岸山高水急難於拽緯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
里嚴州本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隋初罷郡為新安縣
唐初為睦州又於桐廬別置嚴州尋廢為東睦州未
幾復名睦州徙治建德屬江南道天寶初改新定郡
乾元復為睦州宋置遂安軍宣和初改州曰嚴州軍
曰建德咸淳初升為建德府屬浙西路元改建德路
至本朝初改建安府尋改嚴州府屬浙江道此言新
安江口以晉隋之舊名也子陵姓嚴名光一名遵會
稽餘姚人少與漢光武同遊學及帝即位以物色訪

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
於富春山中釣磯即其所隱之處也宋范仲淹守嚴
州始築祠祀之灘旁有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
廬仲淹訪其跡以像置祠之左仲淹歿郡人以祠祀
之右呂東萊為之記元陸子通乃立書院屋四十九
間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招隱堂曰
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懷仁輔
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
錦峯繡嶺亭曰東臺西臺兩亭又作門其外榜曰釣
臺曰富春山祭田五十畝我本朝正統太守萬觀重
修揚傳為之記弘治中御史吳漸重修客星閣程敏
政為之記正德中同知尹激復置祭田二十畝太守
黃俊增二十畝湛若水為之記今元時所給之田已
亡矣按子陵釣磯即富春山避晉簡文鄭太后諱改
曰富陽沈約宋書分富春縣地置桐廬縣一統志云
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南三十里一名嚴陵山且

載錦峯繡嶺釣

臺之迹即此

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鬣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則鼓腮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

馮子見上裴侍郎詩彈鋏註

莊周見春霽早行詩波臣註

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鷙鳥攫也繫於樊籠素

龜靈也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且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鈎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好生之理

樊所以為龍者也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
斷畜乎樊中素龜見廉使啟江使註說苑吳王欲從
民飲子胥諫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白龍
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時安置而形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豫且何罪白龍天
帝責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
棄萬乘從民飲恐有
豫且之患王乃止

時同行者願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
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

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曩
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何欲

揚雄解嘲欲談者礙足而投迹崔寔答譏沈縉濟寧
棲息高邱魏應璩與從弟君胄書昔伊尹輟耕郢鄢
牧羊思致君於唐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方執耒於
山陽沈縉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甫不貪
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有志
也烹魚習政術見梁明府啟烹鮮註

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不推移於時知
幾之謂神養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孔丘賢也畏
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尚懼幽憂之患况鮮羽之族能無

弋釣之累哉

易曰知幾其神乎殷湯名
乙見憲臺出繫詩夏臺註

故曩吾有心也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舍求
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况療饑者半菽
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
明三異之規勸大命而後冀一殮之飽擒而不殺不可
謂仁乎獲而不饗不可謂廉乎

陸機弔魏武云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
違不其兩傷乎史記項羽責宋義不速救趙置酒高

會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註菽豆也謂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也三異見春夜韋明府宅宴詩馴魯堆註

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磻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釣懸西伯為餌筮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舉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

太公黃帝之胄也伯夷為堯四岳佐禹治水委以心膂因而受姓或云封申或曰封呂故大公姜姓呂氏

名尚年七十釣于渭水之磻溪三日三夜魚無食者
尚即忿然脫其衣冠上有農者謂之曰子姑復釣必
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毋令魚駭如其言初得鮒
次得鯉刺魚腹有文曰呂尚封於齊既而文王出獵
載之以歸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以
為太師稱尚父滋水註見對策文三道磁泉之叟註
玉磻詳見浮查篇清廟清靜之廟也周頌清廟篇於
穆清廟指文王出獵之卜也見對策文三道非熊註
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撝者鮑肆之事也踞滄海而負
鰲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少者之所習安知大夫之所
為哉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
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

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
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
諷說之徒皆相驚而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鮒其
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其不可以經於世亦遠矣註
牯价韻健牛也凡畜健強者皆曰牯會稽山在今紹
興府城東南二十里揚州之鎮山也史記註禹到大
越上苗山爵有德封有功更名會稽山取會計之義
山海經曰會稽山上多金玉下多瑛石白玉上經云
周迴三百五十里有陽明洞一名極玄大元之天即
三十六洞天第十一也踞滄海負鰲見崔長史啟
鰲壑
註

自叙狀

伏奉恩旨令通狀自叙所能某本江東布衣也幸屬大
鑪貞觀合璧光輝易彼上農叨茲下秩于今三年矣

大鑪見李少常啟貞觀見大常伯啟漢書堯時五曜
如連珠日月如合璧東方朔戒子書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南史袁昂拒梁武及梁武篡反官之昂啟謝曰
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鴻鴈直木固無結綬彈
冠徒籍羽儀易農就仕任昉為范雲讓吏部封侯表
臣本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叨辱任也
下秩卑
官也

然而進不能談社稷之務立事寰中退不能掃丞相之
門買名天下徒以黃離元吉白賁幽興沐少海之波瀾

照重光之麗景雖任能尚齒載弘進善之規而觀過知人異降自媒之旨是用披誠歷懇以抒愚衷

漢書曹參為齊相國魏勃欲見之貧無以通乃常早起掃丞相舍人門舍人疑誰為掃門者陰伺得之問故得所以欲通齊相之意遂言之參參遽令見之易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本義黃中也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賁之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程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少海見陳文林篇禮記祭義篇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若乃忘大易之謙光矜小人之醜行彈冠入仕解褐登

朝節懷祿之心效當年之用莫不徇名養利勵朽磨鉛
自謂身負管樂之資志懷周召之業若斯人者何勝道
哉而修譽察能聽言觀行捨真筌而擇士泐虛談以取
才將恐有其語而無其人得其賔而喪其實故曰知人
不易人不易知

易謙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彈冠見秋日山行簡梁大官詩褐賤者之服揚
雄解嘲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
夷門而笑或橫江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

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前驅徇名見策問
第五道磨鉛見咏懷古意上裴侍郎詩管樂見上程
將軍書筌即筌蹄之筌見高四篇名者實之實也見
靈泉頌虞卿傳虞卿解相印與魏齊忘抵魏信陵君
信陵難見之魏齊退而自刎侯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抑又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誠能簡材試劇考
績求功觀其所由察其所以臨大節而不可奪處至公
而不可干冀斯言之無虧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脂韋其
迹乾沒其心說已之長言身之善覲容面進貪祿要君
上以紊國家之大猷下以瀆狷介之高節此凶人以為

恥況吉士之為榮乎所以令銜其能斯不奉令謹狀

脂韋乾沒俱見上吏部裴侍郎書覲面見人之貌詩何人斯篇有覲面目視人罔極

祭趙郎將文

代姚州道總

管李義作

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彰
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

棄筆見泊蒲類詩燕
領註武帳見疇昔篇

屬滇浦挺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

不能弘妙算於西戎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兜
狡憑陵雋穴南臨同五溪之深入叩關北阻類雙嶠之
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慚於幽
途

滇昆明挺字俱見前露布九變失律雋穴叩關俱見
後露布漢馬援征五溪蠻夷註五溪謂雄溪楠溪沅
谿辰谿盧谿在今辰州界雙嶠見北眺春陵詩亭候
俱見久戍邊城詩亭障註春秋之法兵敗則歸責於
將帥晉王裒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
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
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
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

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臣之義也雖見
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權機何智謀之不足嗚呼
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分閫途經夷落路踐戎場停疲
驟於九原悲來有地痛遺骸於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
旅之勤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托梧邱息入夢之魂
壯士不還殓歌起送終之曲

散材分閫見後露布夷落夷蠻之部落也戎場戎馬
往來之地也九原見傷祝阿王明府篇禮記月令孟
春之月掩骼埋胔註骼骨也胔骨之尚有肉者齊景
公田於梧邱夜夢五丈夫倚徙稱無罪公問晏子對

曰先公靈公出畋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
命曰丈夫邱令人掘之五頭具在公命厚葬之薤歌
見樂大
夫挽辭

嗚呼九真邊徼萬里長安城危疎勒山峻皋蘭因邱為
隴即壤成棺夕陰曦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哀哉
異域幽埏但有新栽松柏他鄉古木非復舊邑粉榆感
平生有若斯聊申素酒儻聰明之不昧式薦簞醪

九真水名本南越地漢武元鼎六年平南越以其地
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九郡徼
義見蕩子從軍賦疎勒本西域城名后人據城而王
因以名國故城在莎車東北尉頭南城危事見靈泉

頌窮井註皋蘭州名在鐵勒部胡三省言渾城鐵勒
九姓渾部之後世為皋蘭州都督即其地也扮榆見
后露布新豐註草食醪酒也紹興府城東南六里有
草醪河一名投醪河水經越王樓會稽有酒投河中
士飲其流
戰氣百倍

駱丞集卷四

記駱賓王遺事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七歲能屬文高宗朝與盧楊王文
詞齊名海內稱焉號爲四傑仕至侍御史以天后卽位
頻貢章疏諷諫得罪左遷臨海丞文明中與敬業舉義
廣陵事不捷逃遁文集舉散失中宗朝降敕搜訪賓王
詩筆令雲卿集焉所載者卽當時之遺漏凡中十卷此
集並是家藏者亦足傳諸好事

右魯國郕雲卿

宋考功之問以事累貶黜后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
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鷲嶺鬱岿龍宮隱寂寥
第二聯搜竒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
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
業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
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淞江潮之
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
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

夙疑尚遐異搜對滌

洗也

煩囂待入天台路看子渡石橋

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
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曰當敬業之敗
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
求戮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后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
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遍遊名山
至廣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具以匡復為名故人多護
脫之

靈隱寺在武林山晉咸和初建寺有觀風虛白侯
仙冷泉五亭寺外夾道有九里松唐郡守袁仁敬
所植驚鳥名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
頭似驚鳥佛嘗居此中號驚嶺匈奴傳或說王根
曰匈奴有斗入濮地直張掖生奇材木箭驚羽註
驚大鵬也羽可為箭翎龍宮蓮華經有大海娑竭
羅龍宮自然湧出桂子劉續霏雪錄載杭州靈隱
寺月中隊桂子按本草國經江東多于衢路拾桂
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
意獨無寧非月路耶余抗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株
近代詩人多所論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
往夕還常銜桂實歸於南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
月路固宜有也月路之說尤異白樂天詩僊寒月
中桂結根依青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
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天台山頂兩山相峙
中有石橋橫過對山有方廣寺世傳有人至此乃

五百羅漢成道之所今橋斷
不可度即橋下為方廣寺也

右孟啓所著孟啓唐人當多得實

以上二條具載古今詩話靈隱或作天台寺然賓王已
承臨海則密邇天台矣集中又有贈之問詩似於宋為
宿論人不應脫爾然遲明即避亦似有之近時渠魁往
往稱已得其人又有復見之者賓王有匡復名未死宜
笑又見下文

新唐書駱賓王傳

金史卷之八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奏不應調主簿長安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縣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舉義署賓王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見檄問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宋劉定之先生云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

僧往來靈隱寺宋之間夜吟不屬賓王隔壁朗吟以終
其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為僧衡山黃
巢敗亦脫身為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已像題詩云
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
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其像識其為巢古今此類多矣
史豈盡得其實也

隔壁二字足
解宿論之疑

